

《外國語文研究》第二十一期 抽印本
2014年12月 59~71頁

旅法作家之自我再現—以《巴黎淚》、《圍棋少女》為例

張昶卉

旅法作家之自我再現—以《巴黎淚》、《圍棋少女》為例

張彥卉*

摘要

中國旅法作家／鋼琴家周勤麗曾以法文書寫自傳體長篇小說《巴黎淚》(*Concerto du fleuve Jaune*)，敘述從小欲成為鋼琴家的周勤麗至巴黎後的生活，面對異鄉的種種不適應，如何透過音樂再現思鄉的情愁。同樣來自中國以非母語-法語書寫的旅法作家／畫家山颯，以其獨有的寫作手法於《圍棋少女》(*La joueuse de go*)中描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於中國東北的愛情故事，間接透露一位背井離鄉遠遊人的心聲。本文企圖以比較文學視角，聯繫周勤麗、山颯兩位海外華人作家／藝術家的文本，將其作品中之家國離散與自我再現等議題，置放於跨文化／時空的場域，探討兩位旅法女性作家／藝術家於不同離散脈絡下，面對中西文化的跨界思維，如何挪移文本人物再現自我意象，藉以闡釋跨文化認同與家國離散的相互演繹關係。

關鍵字: 自我再現、旅法作家、家國離散、跨文化研究

*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及大同大學應外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4年6月2日到稿 2014年9月19日通過刊登

Self-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French Writer: «*Concerto du fleuve Jaune*», «*La joueuse de go*»

Chang, Wen-Hui *

Abstract

Chinese-French writer / pianist Chow Ching-Lie has writte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in French «*Concerto du fleuve Jaune*», describing how she made her pianist dream come true to study in Paris, where she kept facing the cultural shocks, and how she reproduced the feeling of nostalgia through music. Also from China, the non-native writer / artist - written in french- Shan Sa, through her novel «*La joueuse de go*» portrayed a love story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indirectly revealing her own diaspora feeling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Chow Ching-Lie, Shan Sa, two overseas Chinese-French writers / artists' works with the issues of self-representation and diaspora throug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erspective: how the two writers/artists under different diaspora experiences by using heroines in novel to represent self-image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cultural identities and diaspora.

Key words: Chinese-French writer/artist, Cross-cultural study, Diaspora, Self-representation

*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Jen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Ta-Tung University

旅法作家之自我再現—以《巴黎淚》、《圍棋少女》為例

張彭卉

第1章 緒論

自程抱一¹榮獲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²院士的殊榮，以及戴思杰³《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小說與電影流行於台灣，旅法華裔文學始逐漸受國內重視。近幾年，作家亞丁⁴、周勤麗⁵、山颯⁶……等亦陸續以法語創作，並獲得法國文學界乃至國際間的肯定。中國旅法作家／鋼琴家周勤麗曾以法文書寫自傳體長篇小說《花轎淚》(*Le Palanquin des larmes*)，敘述從小欲成為鋼琴家的周勤麗，面對家族事業危機以及情感的牽絆，如何克服萬難前往法國追求夢想。《花轎淚》先後被翻譯成 24 種語言，並於 1987 年由中、法、加三國共同合作拍攝成同名影片；其續篇《巴黎淚》(*Concerto du fleuve Jaune*)則記述作者至巴黎後的生活，面對異鄉的種種不適應，在異地如何透過音樂再現思鄉的情愁。同樣來自中國以非母語-法語書寫的旅法作家／畫家山颯，以其獨有的寫作手法於《圍棋少女》(*La joueuse de go*)中描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於中國東北的愛情故事，間接透露一位背井離鄉遠遊人、探求者的心聲。此部小說亦被翻成多國語言，暢銷全球。

隨著華人作家非母語文學創作的蓬勃發展，針對華裔文學的專門研究亦成

¹ 程抱一 (1929-)，作家、詩人、翻譯家、藝術家，為法國法蘭西學院院士。以法文著有《*Le Dit de Tianyi*》、《*L'Eternité n'est pas de trop*》兩部小說以及《*Vide et plein*》、《*Trente-six poèmes d'amour*》等多部法文詩集。

² 「樞機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634 年建立的文學院。1635 年成為獨立機構。除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停辦了一段時間外，一直延續至今。其成立目的是維護文學鑑賞標準並確立文學語言。院士以 40 人為限，常以保守的面目出現，反對文學內容和形式上的革新，但院士中卻包括了法國文學中的多數名人，如高乃依、拉辛、伏爾泰、夏多布里昂、雨果、雷南和柏格森。在眾多歐洲文學院中，它在漫長的時期中始終保持了至為崇高的聲望。」參見《大英百科全書》。4-493。

³ 戴思杰 (1954-)，作家兼導演。以法文著有《*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Le Complexe de Di*》、《*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等書，並拍攝多部電影。

⁴ 亞丁 (1956-)，詩人、作家。以法文著有《*Le Sorgho rouge*》、《*Le cercle du petit ciel*》、《*La jeune fille Tong*》等小說。

⁵ 周勤麗 (1936-)，作家兼音樂家。以法文著有《*Le Palanquin des larmes*》、《*Dans la main de Bouddha*》等書。

⁶ 山颯 (1972-)，作家、詩人兼畫家。以法文著有《*Porte de la paix céleste*》、《*La Joueuse de Go*》、《*Impératrice*》等多部小說與詩集。

為學術界的熱門議題之一。自 70 年代，美國的學術機構權威「現代語文學會」(MLA)出版多種有關少數族裔文學的書目，並於 1974 年創辦相關學術期刊，始出現專門刊載華裔文學作品和評論的雜誌。同時，華裔文學逐漸進入美國大學的學科建制，一批批華裔文學論著和工具書相繼出版。如今，此一新興文學領地儼然成為國內外文學批評的一個關注焦點。在中國大陸，自 1981 年至 2005 年 8 月，發表於各級文學期刊上與華裔文學相關的學術論文已達 280 篇，專著或論文集 6 部，博士論文 18 篇，並持續增加中；在台灣，截至 1998 年，已發表中英文期刊論文 65 篇，於 2000 年，學位論文已增加至 40 篇之多，近年來更以倍增的速度成長。

在台灣華裔文學的研究範疇中，以華裔美國文學最為廣泛。1980 年初期劉紹銘(Joseph S. M. Lau)先生，發表一篇關於趙健秀的研究文章，掀起台灣華美文學研究的風潮。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致力於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成為學術界華美文學的研究重鎮，相關研究專書《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在單德興、何文敬、李有成等學者的鑽研下，相繼出版問世。至今在台灣仍大力提倡華美文學的研究，由相關期刊、會議、論文的數量，即可展現學者對此領域的熱衷。當代華美文學最大的特色，即是反映華裔文化認同的掙扎及危機，並著重內在衝突的自我再現層面。相較於美國華裔文學的興盛，法國華裔文學的研究仍方興未艾。

職是，本文試圖以《巴黎淚》、《圍棋少女》為研究文本，從比較文學的視角，聯繫周勤麗、山颯兩位海外華人作家／藝術家，將其作品中之家國離散與自我再現等議題，置放於跨文化/時空的場域，探討兩位旅法女性作家／藝術家於不同離散脈絡下的異質場域中，面對中西文化的跨界思維，如何挪移文本人物再現自我意象，在回歸與越界面向之間，如何扭轉弱勢女性身分，藉以闡釋跨文化認同與家國離散的相互演繹關係。

第 2 章 離家：從出走到放逐異鄉／從漂泊到斷結生命

「離散」原指受政治迫害，自願與非自願性地流亡，個體在被迫的狀況下遠離故土，形成對故土與祖國政權的批判和抵抗，並將個人理想與信念寄望於異地。至於法國華裔文學中所提及的華人離散經驗，多在被迫的情況解除後，作家自行選擇於異地留下，於是其主體遂從放逐變成離散的狀態；放逐者乃希

冀未來與移居地，離散者卻沉浸於過去的記憶，對故鄉懷抱著濃厚的思鄉情愁。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留學生不是被迫去國，在要留於法國與返回祖國之間有自主權，加上作品中的尋根符碼，故可從離散概念論述之。

倘若從離散美學、女性主義的角度解讀周勤麗的《巴黎淚》，此自傳體文本所包含的內容意義、形式技巧與跨國遷徙的多重文化糾結是其贏得學術界關注的主因。整部小說以女性離散者（亦即作家本人）為主角，勾勒出她的離家經驗：出生於 1936 年戰亂的中國，13 歲時因父親經商失敗，被迫離家嫁給年長 13 歲且久病不治的丈夫，受盡夫家欺凌與折磨，後隨夫家從上海移居香港，又為實現成為鋼琴家的夢想，不得不離開兩子遠赴法國深造，展開在異鄉的離散生活。周勤麗的離散經驗可區分為兩次：第一次從父權結構下重男輕女的家庭被迫出走、第二次從所累困的夫家出走，皆為弱勢女性擺脫父權桎梏、追求自由解放的積極手段。在《巴黎淚》的一開始，作者即記述出發到法國前，內心對家人與原鄉的掙扎與不捨「當我想到要離開一個年方十三的男孩和一個八歲的女孩時，我的心都碎了」（周勤麗 3）。然而，在當時父權強制的社會，女性為替自己發聲，需採取出走的方式，透過異鄉的洗禮賦予自身新的生命，以扭轉其弱勢的局面：

可是，我懂得，一個有才華的業餘藝術家和能以自己的藝術維持自己及兩個孩子生計的鋼琴家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因此，我想更進一步，在音樂上有所造詣，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在那個年代，如果中國的藝術家能夠在國外深造一番，待遇就好多了。有些藝術家只是在歐洲鍍了一層金，就得到了名不副實的聲譽。而我，是真地想去深造啊！（周勤麗 02）

周勤麗深知出走至法國是她必須且不得不的選擇，面對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道德壓抑及習俗的羈絆，女性因為沒有財產、土地的繼承權，以及社會地位權勢的負擔，在遷徙的考量比較有彈性，於是其「離散」經驗可轉化為「遊學」、「出走」、「移民」、「流浪」、「放逐」及「旅行」等形式。而面對女性的精神和身體的壓抑狀態，即便離家後再度返家，在周勤麗的文本末亦描述當時社會的中國婦女處境，仍擺脫不掉那由「離散」所帶來的恐懼、不確定和不安全感，而再度選擇逃離或放逐的路徑，因而作者最後選擇定居於異鄉法國：「我已向所有的

人表明，我是一個什麼樣的音樂家，我永遠是中國的女兒，雖然身居海外，但我仍要為祖國爭光，並且將繼續為她效力」（周勤麗 238）。

反觀，山颯《圍棋少女》此部「半自傳體」⁷文本中女性的離家經驗，則透過不同的角色刻劃和性別的演繹，對於離散有更多的詮釋和延伸的探索。首先，以女主角的摯友鴻兒被迫下嫁為例，正與周勤麗的際遇相同，皆反映女性在當時社會的弱勢處境。鴻兒如此說道：「我從來沒見過他，我父親和繼母幫我訂下了這門親事，下月底我就得回鄉了。……我爸爸寫信說，要是我不同意的話，他就……他就……不再給我生活費……」（山颯 91）。受過外國教育的女主角，無法相信此種事情仍發生在當今社會，甚至於發生在鴻兒身上，她激動地表示：「你不是商品，不是用來交換的！……」（山颯 91）。以商品比喻女性，揭示當時中國社會主要深受傳統的、父權社會的性別意識形態所影響，故埋下女性自願出走的變因。《圍棋少女》中另一位受壓迫的女性為女主角的母親，文中提及母親長期為了家庭犧牲與奉獻，卻換來女性的悲哀：「我的母親已不再是一個女人，她同樣在苦海中沉浮。整日裡見她謄寫父親的手稿，幫父親查找文獻。她視力日漸下降，背痛得要命。雖然這些作品永遠不會署上她的名字，她卻為此弄得精疲力竭。當父親遭同事們妒忌，被他們排擠迫害，是母親在安撫他，保衛他。」（山颯 94）甚且，當父親外遇的對象抱著小孩來到家門：「母親私下裡把自己所有的私房錢都給了她，才讓她從此離開千風城。母親出賣了自己的靈魂換得家中的平靜，她從未流過一滴眼淚。」（山颯 94），此段作者紀錄了母親為成全婚姻而「禁聲」的勇氣與代價，在戰亂的社會，上一代的女性為家庭而壓抑自己的理念，縱使身軀仍受困於生活的束縛，其靈魂亦渴望「離散」出走。然而，上一代的「離散」經驗，到了現代則轉為生命向外展延的探討。山颯運用「圍棋少女」的角色，傳達出女性不論是追尋、漂泊，或離散，似乎又因年代、階級、身分和年齡的差異而有了不同的意義。文本中少女的出走可從三個角度案討：第一次為靈魂的離家、第二次為情感的出走、第三次為生命的漂泊。所謂靈魂的離家亦即女主角與敏輝發生身體上的關係後，其內心對家人的叛逆出走：「午飯後，初夏的燥熱使父母陷入冗長的午睡。我踮腳穿過客廳，

⁷ 「這部小說一半是我的歷史：我在 16 歲經歷了初戀，但我沒有我的女主人那麼狡猾……它是一個少女的自傳，同時也是中日戰爭的自傳。」參見：山颯。《圍棋少女》。趙英男譯。北京：春風文藝，2002，頁 250-252。

潛進花園，從後門溜了出去，順著蜿蜒的林蔭小路，緩步前行。陽光在頭上灑下點點金光，我熱得直冒汗，腦中是一片空白」(山颯 112)。被愛情所迷惑的少女，在探索生命的游移狀態和借由情感或身體相濡以沫之餘，尋找心靈的家園或心的渴望，「午後，我們終於回到了外面的世界。夜幕已經降臨，落日卻尚有餘暉，宛如將離港的一艘小船。我才想到下午的鋼琴課，得找個藉口騙過母親」(山颯 103)，是以對照於外在世界的迷離幻化，更突顯此一離散主題，加上女性的佚名、無身份，轉成對內在的探索，對自身生命史的書寫。此轉化亦成為少女第二次離家，也就是為愛出走的符碼；一天晶琦問她：「我手上有兩張去內地的通行證，和我一起走吧。我們到北平上大學。我去打工養活你，讓你過好日子，哪怕拉黃包車我也心甘情願。明天早上八時的火車，票已經買好，跟我走吧！」(山颯 240)。少女並沒有立即答應，畢竟對一位十六歲的女孩來說，一夜之間要離開家人與捨棄周遭的一切，並非易事。然而經過反覆思索，「未婚懷孕」的身分以及社會的歧視，成為她決定離家的主因：「和晶琦一同出走，就要把我的新生活交給他，可是他已經不再讓我著迷。……可是，要是我明天不走的話，母親一定會逼我去看醫生，劉先生一號脈就會發現我的病中隱情。」(山颯 250)。至於第三次的離家為其生命的出走：少女追隨晶琦逃離滿州國，漂泊於北京，但兩人之間的歧見，以及困苦的生活，少女毅然決然離開晶琦身邊，冒險於戰火中出走。「我從書包中拿出一把剪子，盡全力把頭髮齊根剪斷。我用絲帶把兩條辮子綁好，放到晶琦身旁。踮著腳，躍過十幾個身軀，衝入了茫茫黑夜之中。」(山颯 268) 此次離家不單是指異地的時空，同時呈現在家庭和感情狀態中的失落感所引發的痛苦煎熬。圍棋少女為掙脫情感的束縛，甚至不惜冒險犧牲生命。雖然不是在地理空間上的隔絕和斷裂，但失去了與親人溝通的慾望和想法，女性如此的自棄和堅持似乎比外在的分離和失散更讓人悲憐。

第3章 異鄉：從異己到非文化認同／從嚮往到寄情於原鄉

經過離家、旅居法國的生活，周勤麗、山颯與移居國外的華裔作家／藝術家相同，不斷在尋找落地生根之地。該群離散華裔族群，較難歸化入移居地的文化系統，亦即需面對原鄉／異鄉的文化衝突現象。《巴黎淚》中作者明確描述剛到法國時因中西文化差異而遭遇的窘境：

正當我要轉身離去時，突如其來的，左面頰受她一吻。我高興地以為是老師滿意我的成績才賜我一吻的，於是笑笑，再次轉身要走。她又拖住我，在右面頰又來一吻。我糊塗了，不敢即刻就走。我又把左頰轉向她，等她再來一吻。這回她大笑了。既然我湊上去，她就再給我一吻，然後把我推走了，後來，我才明白，這些吻是法國人見面告別時的一種禮節，通常是兩次……（周勤麗 17）

法國人親臉頰的見面方式，對保守的中國女性而言，實無法接受。在作客的禮儀上，作者亦遇到文化瓶頸：「我想好了，按中國人的習俗，給他帶去一籃水果、幾塊火腿、或是一隻閩雞。……當袁太太為我開門，發現我拎著母雞和水果時，她那驚訝和喜悅的表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笑著對我解釋道，在歐洲，客人贈送的禮物一般是鮮花、蛋糕和糖果，但絕不會送肉。」（周勤麗 19）若從認同理論觀之，華裔身分認同可大致分為三類：一為移民情感上仍舊強烈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其次為認同中華文化，但也接受新文化的陶冶、另一為移居已久的華裔，逐漸脫離祖先原生國的文化，併發展出特有的文化認同。經過多年旅法生活，周勤麗從不認同到文化上的認同，應屬第二類「雙重文化」的認同，然而，即使自我認同上的轉變，其東方的面孔，在異鄉的土地上，仍遭遇當地文化上的歧視。文中提及一次用餐後回家的經驗：一位牽狗散步的法國女人凶狠地罵到：「你們這些黃種人，跑到我們國家來做甚麼？」這時，作家已出了車，正在鎖車門，她還滔滔不絕地罵著：「我可知為什麼，因為你們的倒楣國家養不活你們……」（周勤麗 138）；另一文化歧視為作者在所開的店前移動了法國男人違規暫停的摩托車，這位男人怒氣衝天地指責：「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中國女人，以後不准再碰我的摩托車！（……）你這個不講理的女人，你必定是給你們的共產黨趕出來的，法國收留你已經不錯了，你居然還把我們的地盤看成是你的地盤嗎？」（周勤麗 136），兩於異鄉經歷的文化歧視，使她不得已轉向非文化方面的認同，亦即其離家又返家的反覆離散路徑。依據泰勒(Charles Taylor)的說法，認同可區分為「文化的」和「非文化的」(acultural)的認同。「文化」意指人類學上的意義：「意味不同人類文化各有其語言、習慣、界定其社會關係，理解人、心靈、善惡等等問題。這些語言通常是不能互譯的。」（廖炳惠 56）

由此，「文化的」是以新文化的興起來描述認同的轉型。反觀，「非文化的」則是以文化中立(cultural-neutral)的運作形式來描繪此種轉型，並視之為是離散族群均須面對的過程。泰勒更進一步指出：「認同意味著同一(sameness)，通常是個體性與集體性的同一。另外，認同也暗示著隱藏於時間之內且貫通其中的恆定不變(constancy)。即使強調了流動的身分認同，我們依舊要面對認同這個字衍生來的模擬同一性(mimetic sameness)所裝載著的沉重負擔。」(廖炳惠 86)是以，周勤麗從一開始的不適應到逐漸認同法國文化，此過程反映出上述之流動身分，然而，面對種種文化歧視與挫折，作者遂而重新尋求原鄉的慰藉，以泰勒所謂的「非文化」、「模擬同一性」的認同型式生活於異鄉，同時，不斷在異文化中尋求其返家之路。

同樣地，在山颯的文本中圍棋少女離家後，面對接踵而至的困境，使她重新挖掘記憶中美好的原鄉，其自我的認同亦從原先對異文化的嚮往，轉變為對原生文化的渴望與寄託。「我剛起床就暈了。北平，祖先的城市，是一場不醒的夢。躺回床上闔了眼，父母的形象出現在我眼前，厲聲叱吒。後來，我慢慢走向千風廣場，朝棋盤走去。真高興能夠再次握住冰冷的棋子，陌生人還是像雕像一樣，坐在我面前。他用棋子為我鋪一條陽光燦爛的大路。」(山颯 262)文中揭示圍棋少女對於自我離家的行為感到愧疚，縱使逃離不了父母的苛責，但家鄉的一草一木：圍棋、千風廣場仍是她心中一道道溫暖的陽光，對原鄉割捨不去的濃厚情感。「我要回滿州國。我要回家!我要回去下圍棋!」(山颯 263)；「我和他們一樣渴望活著。我想回到東北，重歸父母的懷抱；想再去千風廣場下盤圍棋，在那裡等待陌生人熟悉的面龐。」(山颯 269)離家的少女，不斷向家鄉吶喊，如同周勤麗對於祖國的依戀，兩者在異鄉的土地上透過自我認同的轉換，均再度尋求祖國／原鄉的懷抱。由於中國／法國的疆界，侷限了離散者的身分，他們被置於邊緣的位置，僅藉由創作來替自我發聲。「離散是跨國主義的標誌，因為離散者體現了疆界的問題」⁸(Sudesh 132)，正因為他們移動的跨國處境，在創作上的自由與跨領域、疆界、媒材的使用，以及女性華裔作家／藝術家與跨界題材的結盟，由女性自身經驗出發而產生的創作，將移動從某種

⁸ 此句原文為“Diasporas are emblems of transnationalism because they embody the question of border” 此處由筆者自譯。參見：Sudesh, Mishra. 2006. *Diaspora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P.

狀態轉成多重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能量與策略，在差異、矛盾的異質文化實踐中，挑戰刻板的身分屬性。離散旅法華人周勤麗、山颯，透過來回反覆地觀察、檢視與修正自我，在移動中不斷推演延伸，碰撞、凝聚出屬於自身的異質文化身份。

第4章 返家：以音樂回望祖國／以圍棋搭建文化橋樑

文學理論家鄭明河(Trinh T. Minh-ha)在相關著作中，將離散主體痛苦的游離不定陳述得淋漓盡致：「亞裔女性移民者在美國不但是父權社會自然的被壓迫者，同時又是第三世界的本土人，因而又不隸屬於第一世界，因而也是自動的他者」(史書美 92-93)。故國/家園的文化經驗與記憶參與建構其形象的獨特性，無論是邊緣人的人生苦難和內心世界，抑或離散於各時空中的散居者，都滲透著他們的文化價值判斷及其烙印著生命意識的身分認同。從對此種形象的再現到對邊緣群體弱勢的關懷，藝術與文化的命題都環繞著自我的身分探尋。除在美國境內，無庸置疑，在法國的華裔身上，同樣發酵著此種「失根」的情感。

薩伊德(Edward Said)曾表示「在文化中我們才能找到一些詞彙用以表達屬於一個地方，或者是在一個地方找到家這類意義的範疇和想法」⁹ (Said 8)，無論離散、抑或身分的邊緣，深厚的家國鄉愁與悲切的故鄉回望，乃是旅法華人或散居者進入異國文化受挫時，共同的心理慰藉，顯示對母國文化根深蒂固的依戀。「我何嘗不想回去！幾年來旅居異鄉他國的遊子生活，我已過夠了。在我備受煎熬、痛苦難忍的時刻，每次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我的祖國母親。」(周勤麗 139)、「海外的華僑，在異國被輕視、受欺侮的時候，第一個反應便是想到祖國，就像受了傷的孩子想到母親一樣。千千萬萬的僑胞熱愛懷念祖國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周勤麗 138)，對周勤麗而言，一首首中國作家創作之鋼琴曲為她的歸屬地，是她重新尋找家鄉記憶的唯一途徑，因此過去／現在、回憶／現實、中國／法國，交錯的時空，全凝結在音符上，是以，音樂再現周勤麗離散於法國，卻嚮往回歸中國家人懷抱的身分議題，「我把蘊藏在心間的感情，通過『黃河』向聽眾傾吐；通過『黃河』，我把祖國的優秀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周勤麗 237)。

⁹ 此處原文為 “It is in culture that we can seek out the range of meanings and ideas conveyed by the phrases *belonging to or in a place, being at home in a place.*” 此處由筆者自譯。Said, Edward.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MA, Harvard UP. 8.

為實現鋼琴家的夢想而久居於法國的周勤麗，對於家園的依戀，除以多首鋼琴曲表達，同時對於自身的存在，她透過文字和音符的詮釋，將離散心境投諸於對音樂的寄託，以鋼琴演奏「訴說」給觀者其內心最深層的話語：

我該如何做才能證實我的忠誠，才能證明我對祖國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呢？
（……）為了改變父母兄弟的境遇，我首先得向祖國說清我那『叛徒』的罪名實屬冤枉，我要說明我來法國深造的緣由，我必須以我的成績來證實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被改編為我國第一部鋼琴協奏曲，因此我想到，我要用我在法國學到的鋼琴技藝，通過祖國優秀的音樂作品，把冼星海表現出來的我國民族的傳統精神傳播到法國來。我要用琴聲來表達我的情愫。我想公開演出，我將公開舉辦音樂會，舉辦一次我有生以來最為壯觀的音樂會。我想說的只有一個意思—我熱愛中華，我將演奏中國樂曲，讓整個巴黎了解並喜愛它。（周勤麗 158）

此段文字揭示周勤麗試圖扮演文化傳播者的角色，以跨文化音樂的方式，再現其離散的認同觀：對祖國的認同。同樣的手法，山颯在《圍棋少女》中將音符置換成圍棋，企圖以圍棋作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在原鄉與異鄉認同的拉扯中，圍棋反映出少女仍認同於家鄉。「棋盤上，棋子黑白相間，有虛有實，組成一幅潑墨山水。在我的圍棋空間，兵法就是美學，畫紙上黑白的和諧，陰陽的完美是取得勝利的唯一途徑。」（山颯 179），少女最後因中日戰爭而犧牲生命，文末此處巧妙的安排，正言說離散少女心靈上的「返家」、「回歸」。透過圍棋，少女認識了陌生的日本人，棋盤上的交手，如同當時的中日戰爭，少女因為戰爭離開家鄉、離開下圍棋的千風廣場，然而，在其意圖踏上返家之路時，卻被日軍所擒，中斷了她的回歸之夢，最終以死亡作為其「返家」、「回歸」的象徵意涵。

針對自我身分的再現，霍爾(Stuart Hall)曾表示「身份認同被看作一個整體，但這個整體絕不是連貫的關係體系。……它是多元、衝突、和混亂的」¹⁰(Hall

¹⁰ 此處原文為” Identifications viewed as a whole are in no way a coherent relational system... which are divers, conflicting and disorderly.” 本文中文由筆者自譯。Hall, Stuart.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4.

4)。另外，霍爾進一步解釋認同並非純粹與同質性的：「身份認同的概念並不指涉經歷一切流離滄桑的歷史，自我卻從頭到尾完全沒有改變的穩定核心。自我的每一小部份皆總是/已經展現出相同的面貌，是跨越時空的一致性」¹¹ (Hall 4-5)。易言之，離散社群在多重的「現居地」與「原鄉」交錯之下，發展出「去中心」與「部份重疊」的溝通網絡，連結了跨國界人們之間不同的社群。在某種意義上，周勤麗與山颯的作品均為對集體經驗的重塑。文本中周勤麗與圍棋少女兩者強烈的自覺意識、深重的孤寂感和跨文化的語言敘述策略，正表現出其文化尋根的焦慮、認同的苦思、差異的尊重和承認，此種自我的再現進一步昇華為一種精神的流離。對離散與異鄉的華人而言，特別是試圖從歷史失憶、政治創傷、文化失音、母語失聲的逆境中尋求民族甦醒的旅法作家/藝術家而言，其所建構的作品往往為自我隱喻的重建世界，其中對記憶的拼湊、跨文化的返家之路往往是作品的主軸。

第5章 結語

由《巴黎淚》、《圍棋少女》中兩位女主角的離散經驗可知，在當時中國父權社會下，弱勢女性為爭取其「發聲」機會而不得以選擇「出走」。周勤麗為逃脫夫家的歧視而長期居住於法國、圍棋少女為擺脫男性的控制而飄流於戰火，兩者在異鄉遇到文化或生活上的挫折時，均企圖透過腦海的記憶連結原鄉與異鄉，在不斷探尋其返家之路的同時，間接揭示自我對原鄉的認同觀：周勤麗選擇以音樂為橋樑，向異鄉證明中國的優秀文化；山颯則以抽象的圍棋概念，透過棋盤爭鬥的手法，闡釋中日跨文化影響下，少女在愛情與陌生人之間的糾葛，輾轉勾勒出少女對原鄉的自我認同。縱使周勤麗與山颯描述文本的方式不盡相同，但不難發現，旅法華人女性作家/藝術家之共同性：離家後意圖透過記憶鋪陳其返家之路，意即離散、回歸的反覆路徑。

身分認同在當今文壇，尤其在歐美各地亦或亞洲的華裔文學為一重要議題：除涉及個體與族群的主體建構意識，其與個人、族群的生存框架和文化背景，甚或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變遷、離散族群均息息相關；它亦脫離不了特定

¹¹ 此處原文為“...this concept of identity does not signal that stable core of the self, unfoldi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rough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history without change; the bit of the self which remains always –already the same, identical to itself across time.” 本文中文由筆者自譯。Hall, Stuart.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4-5.

國家中早先的精神分析範疇，遂而轉向更為廣闊的文化研究領域，其內涵日趨複雜，包含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性別認同等。本文僅以周勤麗、山颯的文字作為跨文化的媒介，意圖反映旅法華人基本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對於生存的無奈、漂泊的宿命，以及對返鄉的急切與盼望，同時言說旅法作家前往另一個世界過著離散生活的原因。倘若日後，可試圖將範圍擴大，對照該群其他法國女性離散華人所置身的離散經驗，亦或文學、藝術作品流露的身分認同觀，應可更進一步探討其所處心靈上的浮懸、離散和無依狀態與性別及自我再現的多重微妙關係。

引用書目

- 山颯。《圍棋少女》。趙英男譯。北京：春風文藝，2002。
- 。《圍棋少女》。趙英男譯。台北：遠流，2003。
- 史書美。〈離散文化的女性主義書寫〉。簡瑛瑛編。《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1997。87-111。
- 周勤麗。《巴黎淚》。韓瀟麟譯。北京：十月文藝，1990。
- 廖炳惠。《回顧現代文化想像》。台北：時報，1995。
- Ching-Lie, Chow. 2001. *Concerto du fleuve Jaune*. Paris, Robert Laffont.
- Hall, Stuart.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4.
- Said, Edward.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MA, Harvard UP.
- Shan, Sa. 2003. *La joueuse de go*. Paris, Gallimard.
- Sudesh, Mishra. 2006. *Diaspora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P.